

『清实录』新疆资料辑录

乾隆朝卷三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乾隆朝卷三

高宗实录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至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周轩 修仲一 高健 整理订补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. 乾隆朝卷3/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. 周轩, 修仲一, 高健整理订补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大学出版社, 2009. 8

(《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》丛书)

ISBN 978-7-5631-2331-5

I. 清… II ①新… ②周…③修…④高… III. 新疆—地方史—史料—清前期 IV. 294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46039 号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乾隆朝卷三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周 轩 修仲一 高 健 整理订补

* * *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政编码 830046)
邮购电话: (0991)8582182 传真: (0991)8582431
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制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00 千字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



高宗实录(三)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丑(二日 1758 2 9)

又谕，据黄廷桂奏称，现在陕甘买补摘缺营马，官价八两，实有不敷，及买解巴里坤等处屯田牛只，请于官价四两四钱外，添给一两六钱等语。两省连年需马甚多，市价未免昂贵，若拘定成例，诚有不敷，著于定价八两外，准其加给二两，至牛只系本省农民所需用，时届春耕，不惟官价四两四钱不足，即增一两六钱，亦未必充裕，若再加二两，给以官平足数，采买自属易集，而闾阎亦无滋累，因此次购办过多，特加恩格外，以亦体恤，后不为例。

(卷 554 页 2)

谕军机大臣等，前因乌鲁木齐屯田处所须用牛只，已有旨令开泰购买鼈牛解甘，以备垦种。今据黄廷桂奏，川省所产，大半俱系水牛，其黄牛不过十之一二，口外天寒，不能适用等语。黄廷桂久任川陕，于两省情形皆所熟悉，川省黄牛既少，于口外不甚相宜，自可无庸采买。且现据黄廷桂于陕省竭力措办牛一二千头，添补应用，似可无误春耕。著传谕开泰，所有川省鼈牛一项，不必办解可也。

(卷 554 页 2)

又谕，晋省办解儿驃马一事，现据黄廷桂奏称，晋省民间，髀驹甚少，其购解者，不过老髀马，冬月赶解出口，恐多倒毙等

语。著传谕塔永宁，于该省各营现在挑解备战马匹之外，再挑选不堪乘骑之驽骗马一二千匹，于三四月内解赴甘省，以备屯种，所有儿驽马一项，既无裨实用，停其办解可也。寻奏，购办驽马，未奉旨前，已验解四百匹，未便撤回，至谕挑解各营驽骗马，晋省现存营马，因上年挑换陕马，多老瘦难解，请买民间口轻耕种骗马三四百匹或五六百匹，并将原买未全解肃之驽马，一并挑解。得旨，如所议行，既欲集事，亦不欲累民也。

（卷 554 页 2）

又谕，据黄廷桂奏称，川省既无黄牛，而晋省驽马，多老不堪用，已谕开泰、塔永宁停其购办，但令晋省于标营内，挑取不中乘骑之驽马一二千匹，解甘备用，至军营牛马，自应充裕，现命军机大臣，于太仆寺、上驷院牛马群内挑取，亦可以资接济，著传谕知之。

（卷 554 页 3）

又谕曰，阿桂等奏称，原任杜尔伯特郡王巴雅勒当之职，据汗车凌等恳请转奏，令巴雅勒当之弟博斯和勒承袭，众心悦服，博斯和勒既经汗车凌等保奏，巴雅勒当郡王之职，即著伊承袭。

（卷 554 页 3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庚寅（三日 1758 2 10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昨因将军成袞扎布等，办理进剿，毫无端绪，业已分别示惩，兆惠、车布登扎布、富德等，领兵剿贼，当以为戒，同心协力，自可奏功。此时如逆贼阿睦尔撒纳有窃发之信，即将剿除贼党及办理回部之事，暂行停止，专意擒拿。若无信息，则将沙喇伯勒贼众、回部诸城，于本年内办竣，方为妥

协。数年来屡次用兵，自当休息，即阿逆未就擒获，亦可相机办理。著传谕兆惠、车布登扎布、富德等知之。

（卷 554 页 4）

又谕，从前平定伊犁时，达瓦齐败走回部，为图尔琿阿奇木伯克霍集斯等，遣阿舒尔玛特擒送军营，不知此时图尔琿地方，尚系伯克霍集斯办事，抑或更替他人，可传谕雅尔哈善等，于进兵时访问，若仍系伯克霍集斯办事，则即向伊等云，尔等从前将达瓦齐擒献，系有功之人，皇上即施恩赏赉，尚欲陆续加恩，因办理厄鲁特等无暇，今厄鲁特等俱已平定，领兵前来，专为问两和卓木之罪，与尔等无涉，尔等惟诚心效顺，自必永承恩泽，仍酌赏缎匹等物，以示奖励。凡大兵经过地方，皆当如此宣示及酌量奖赏，俾回人闻风归向，或将贼酋拿送，亦未可定，即不然，而众心内附，贼酋等自必力穷无助，我兵擒剿亦易，如归附人等，有奋勉行走者，更宜核实奖赏，雅尔哈善等，当加意办理。

（卷 554 页 4）

又谕曰，兆惠等奏称，正月内马匹送到，即追剿巴图尔乌巴什等，再往叶尔羌、喀什噶尔擒拿布拉呢敦、霍集占，倘办不随意，不能即入回部，则且屯田积谷，市哈萨克健马，俟次年整兵再进等语。兆惠等所见亦是，但不可有意迟疑，惟当相机以应，如上年进兵时，即计及办理回部，其后竟成空言，今谓贼人在沙喇伯勒，恐又复他往，或向内来，俱未可定，若伊等果在沙喇伯勒坐食，势必贫人盗窃其富家，不堪为命，互相杀害，断无安静之理，我兵乘机取之甚易。兆惠所奏，未免预留地步，即非有心观望，而怯懦固其本怀，以为事若无成，伊已先为奏及，不知临时果有阻滞，即俟次年办理，又有何碍，况车布登扎布陛辞日，朕已谕今年尽力赶办，如赶办不及，即明岁办理亦可，且办理回

部，现谕添派绿旗兵八千名，兆惠惟带原议四千兵，前往沙喇伯勒，其办理回部，已命雅尔哈善、额敏和卓前往，观今日兆惠所奏，显系以兵少为虑，欲留雅尔哈善所带之索伦兵一千，用壮声势耳，可于绿旗兵八千内，派出一千，合原议之四千兵，前往沙喇伯勒，其索伦兵一千，仍令雅尔哈善带往。

(卷 554 页 4~5)

又谕，朕因兆惠有办理需时之虑，已命专办沙喇伯勒贼众，其叶尔羌、喀什噶尔回部，令雅尔哈善、额敏和卓二人办理，已添派绿旗兵八千名，合之雅尔哈善所带索伦兵一千，自足敷用。额敏和卓熟悉回部情形，伊等尽心商酌，以奏肤功，即或今岁不能竣事，惟整兵前进，蹂其禾稼，振旅而还，彼力自绌，将来进取更易。至额敏和卓传示库车回人之事，及此次进兵，何时起程，作何办理，著即行奏闻。再兆惠处侍卫颇多，雅尔哈善进兵时，可容取数人，以备差遣。

(卷 554 页 5)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辛卯（四日 1758 2 11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昨命兆惠、雅尔哈善等分路进剿，以专责成，但兆惠既有畏难之心，雅尔哈善至今犹未至鲁克察克，朕心深为廑念，办理沙喇伯勒贼众，已派兵五千，自属裕如，兆惠等宜加意擒剿，不留余孽，若仍不能集事，朕惟兆惠是问。至由库车、阿克苏进兵回部，雅尔哈善惟与额敏和卓同心协力，资其计画，加以鼓舞，不可稍存歧视。再额敏和卓所属之回兵，亦属可用，宜向彼商酌派出，或得一千，或得数百，即将绿旗兵照数拨除，此项拨除兵丁所得分例，著赏给回兵。

(卷 554 页 6)

又谕，自京至巴里坤所设台站，向俱特派人员巡察。今观内地军台，递送事件，较前稍觉迟滞，总因日久懈弛，马匹亦多疲乏。著将直隶军台事务交按察使永宁，山西军台交按察使明山，陕西军台交布政使武忱，自甘肃至巴里坤军台，交巡抚吴达善，专司巡查管理，如马匹有疲乏者，或令更换，或于事简台路，调拨壮健者应用，其应如何办理之处，即各具折奏闻。

（卷 554 页 6）

又谕，数年进兵以来，自巴里坤至军营，所设台站官兵，驰送事件，尚无贻误，且有剿杀贼众，夺回劫掠官物者，应加特恩，以示奖励。著永贵、吴达善，查明台站笔帖式内，有遇贼剿杀、夺回官物者，或即题补本部主事，或交部议叙请旨，其余兵丁，概赏两月钱粮。巴里坤以外台站事务，即著永贵巡查管理，台马有疲乏者，即会同吴达善等，调拨更换。

（卷 554 页 6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壬辰（五日 1758 2 12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昨命黄廷桂再办马二千匹，留富绍于巴里坤，续送乌鲁木齐军营，今雅尔哈善领兵由鲁克察克进发，著改送鲁克察克，分给所领索伦兵一千名，富绍将马匹交收后，即在雅尔哈善队内行走，其巴图济尔噶勒、果木尼勒图，将前起马匹送至乌鲁木齐，即在军营行走，可传谕兆惠、雅尔哈善、富绍等知之。

（卷 554 页 7）

又谕，朕昨谕雅尔哈善，将额敏和卓所属回兵，派出进剿，因伊等情形熟悉，而额敏和卓亦便于指使，但恐回人马匹不敷，著传谕雅尔哈善，将原派绿旗兵，每人马一匹，照数给与回兵，

此次办理回部，朕专交雅尔哈善、额敏和卓二人，应进兵时，即一面具奏，一面起程，惟知会将军兆惠，毋庸往返咨商。再雅尔哈善等，由阿克苏、库车进取叶尔羌、喀什噶尔等城，所有收获器什，除应交内府者，酌量赏送外，其衣服等物，即奖赏兵丁，至军器马驼，尤当尽行查取，以给军用。

（卷 554 页 7）

又谕，闻向来进兵时，自哨探兵丁外，又派数十人瞭望，谓之墨尔根哨探兵，凡行兵遣发哨探，特为预侦贼人信息，掩其不备之意。今于哨探队前，复遣人行走，设为贼所窥，得以预作准备，而大兵远隔，一时不能猝至，转似与贼送信者然，是名为审慎，其实自示怯懦，有何裨益，此次进兵不过与大营相去四五十里间，遣发哨探，一见贼踪，即行驰报，则大队兵丁，自可接踵迎击。至厄鲁特性习，反覆无定，往往自相戕害，从前达瓦齐在伊犁时，人心尚且离散，今日岂有堪为统率之人，即如巴图尔乌巴什，亦尝收合党众，究未闻推为台吉，今又伏冥诛，则哈萨克锡喇等小丑，焉能使众贼服从。且众厄鲁特等，已成玛哈沁，冬寒窜伏，栖止一处，必致互相争夺，大兵乘其溃乱，迅往袭击，立可奏功。兆惠等勿因其乌合之势，过为顾虑，即遵朕节次谕旨，相机办理。

（卷 554 页 7）

又谕，据阿里衮等奏称，现在前往库车，于所到山谷内，搜捕玛哈沁，伏探贼人踪迹等语。阿里衮等前次奏事，距今二十余日，朕心深为廕念，今虽称寻踪追贼，然伊等兵马之力如何，未经奏及。前已降旨，令伊等撤兵，令额敏和卓同雅尔哈善办理回部，此时能收服库车回众固善，否则竟回游牧暂息，再整兵往鲁克察克，一切与雅尔哈善商酌办理，阿里衮亦不必前赴军营，仍

回巴里坤办事。

(卷 554 页 7~8)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癸巳(六日 1758 2 13)

命革职湖北巡抚卢焯,在巴里坤办理粮饷处效力。

(卷 554 页 8)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甲午(七日 1758 2 14)

命副都统集福,带领侍卫扎拉丰阿、纳木扎勒往西宁。谕军机大臣等,去年进剿厄鲁特,叛贼余党分路逃窜,近据阿里衮等奏称,沙喇斯、玛呼斯贼人,俱逃向爱什玛山之东南,察其踪迹,应在呼尔塔克山、罗布诺尔等处藏匿等语。罗布诺尔等处与噶斯相近,可通青海,或贼人逃往彼处,亦未可定,因特派集福、扎拉丰阿、纳木扎勒前赴西宁,与副都统德尔素、青海郡王索诺木丹津、贝子纳木扎勒车凌等会同办理。集福等至西宁,德尔素即同往青海,令索诺木丹津等派兵一千,听候调遣,仍选派熟识路径兵丁三四十名,交扎拉丰阿、纳木扎勒等,带往噶斯一路,根寻贼人踪迹,若有藏匿逃窜之厄鲁特等,扎拉丰阿报知集福等,即带兵前往搜剿,若并无踪迹,扎拉丰阿等亦即回京,集福可传谕索诺木丹津等,密为预备,小心宣露。

(卷 554 页 8~9)

又谕,据阿里衮奏,沙喇斯、玛呼斯贼人,向爱什玛山之东南呼尔塔克山逃去,呼尔塔克山与罗布诺尔相近等语。因披览地图,呼尔塔克山、罗布诺尔等处与鲁克察克相近,未知阿里衮曾否行文雅尔哈善等,可传谕雅尔哈善,在鲁克察克一带留心访查,此时阿里衮若已追及贼人,固善,倘又逃往他处,或向噶斯一路,已调青海蒙古兵丁预备堵截。再呼尔塔克山等处,即与鲁

克察克相近，去巴里坤亦当不远，巴里坤大臣等，亦应远设卡座，加意瞭望，如有贼人踪迹，即行搜剿，以此分途防范，贼众自难藏匿。

（卷 554 页 9）

又谕，据舒赫德等奏称，辟展秋收丰稔，已行文黄廷桂，派绿旗兵四百名，今岁广为垦种等语。所办尚是。但舒赫德已革职，令于军营效力，将军等遣往鲁克察克，办理沙喇斯等贼众，看来非伊所能承办，可传谕雅尔哈善等，就近堵剿。若贼踪甚远，亦无关紧要，即于进剿回部之便，再为搜捕亦可。舒赫德不必在鲁克察克，即遣回军营效力赎罪。至屯田一事实为要务，亦传谕雅尔哈善、永贵等矣，雅尔哈善在军营无应办之事，著速至鲁克察克，与永贵商办一切，若届进剿回部之期，即宜奋勉前往。

（卷 554 页 9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申（九日 1758 2 16）

又谕曰，纳木扎勒等奏，据车木楚克扎布等呈称，遵旨将访查阿睦尔撒纳信息，传谕察达克，察达克以遣人前往俄罗斯，恐形迹可疑，于事无益，查俄罗斯图喇外，有从前逃走之乌梁海特楞古特，拟带兵以擒拿逃人为名，访取阿逆确信，若可擒拿，即行呈报等语。察达克所见甚是，近因此事，特命官长保前往，著传谕官长保，奖励察达克，即就伊所见，相机办理，阿逆若果在俄罗斯图喇附近，毋论内外，酌量擒拿，若相离甚远，不必轻进，即访取确信，作速奏闻。再伊等往俄罗斯图喇时，官长保自宜同行，如察达克等有恐内廷侍卫分功之意，即不必前往。

（卷 554 页 10 ~ 11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丁酉（十日 1758 2 17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巴里坤办事大臣等奏称，甘肃解送军营马一万二千匹，俱陆续妥协解到，今已办理起程等语。黄廷桂办解军营马匹，妥协无误，深属可嘉，黄廷桂及承办马匹官员，俱交部议叙，其解送马匹至巴里坤官兵，著黄廷桂查明，官员交部议叙，兵丁酌量加恩赏给，所示鼓励。

（卷 554 页 11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庚子（十三日 1758 2 20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兆惠等奏称，爱隆阿呈控伊从前擒拿巴雅尔及夺取奇彻布尸骸等事，俱为富德隐匿，今查擒贼功次，已经奏报，而夺取奇彻布尸骸，伊原报并无此事等语。爱隆阿贪功诿告，甚属器小，理应从重治罪，但伊此次行走，尚为出力，著加恩免其治罪，所有议叙之处，即著停止。

（卷 554 页 11）

又谕曰，爱隆阿以领队大臣在军前效力行走，已降旨交部议叙，自无可格外加恩，伊乃贪功诿告，其意以罗布藏多尔济晋封王爵，伊第邀议叙，心怀不足耳。殊不思罗布藏多尔济系蒙古台吉，从军出力，固应加恩，即循次晋阶，亦其常分。爱隆阿何可相比，今但停止议叙，免其治罪，已属加恩。前曾降旨，令在雅尔哈善队内行走，此次进兵，伊当知立功自赎，若不奋勉效力，必将伊从重治罪，断不宽宥，并将此晓谕爱隆阿知之。

（卷 554 页 11 ~ 12）

又谕曰，雅尔哈善奏，于十二月二十日，起程往鲁克察克。前谕雅尔哈善，将兆惠所领索伦兵一千名，带领前进，此时若已到鲁克察克，甚善，若尚未到，现有接取解送马匹之索伦兵丁，

雅尔哈善即可存留带往，一面咨行兆惠，于遣来索伦兵内，合计所留兵数裁扣，亦通融办理之法，并传谕兆惠知之。

（卷 554 页 12）

又谕，据兆惠奏称，查出私开文报之委署台站笔帖式五十七，请即正法等语。军台文报，关系紧要，五十七以委署笔帖式，竟敢私行窃看，情甚可恶，著将五十七拿解，将前项情节，沿途通行晓示各台站人等，至巴里坤即行正法。

（卷 554 页 12）

又谕曰，兆惠等，从前拟定今年正月内，起程进兵，今已届初旬矣，或就马匹解到，即行起程，或待草青，以济马力，俱当奏报，军营奏事，数日不至，朕即为廕念，虽时当新岁，例有行礼筵宴等事，而伊等在外，时切眷怀，岂以朕为令节欢娱，竟忘尔等耶，朕岂如是之主耶。兆惠、富德皆内廷行走之人，岂不知朕意，伊等理宜用心办理一切诸务，其应行办理者，即行办理，应陈奏者，即行陈奏，乃何以并未奏报，即如巴图尔乌巴什身死果实，则但余舍楞等，办理更易，至众贼乌合，未知哈萨克锡喇亦在其内否，或在沙喇伯勒居住，或渐移近地，此等情节，兆惠等亦当遣发哨探，擒拿玛哈沁询问，伊等曾否如此办理，于何时进兵，马力若何，俱作速奏闻。

（卷 554 页 12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甲辰（十七日 1758 2 24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桑寨多尔济等据俄罗斯边界报称，逆贼阿睦尔撒纳出痘身死，今将身尸送至恰克图等处，请遣人验看等语。看来逆贼阿睦尔撒纳罪恶贯盈，身死属实，琳丕勒多尔济向认识阿睦尔撒纳，今天气尚寒，逆尸尚未腐坏，接到此旨，桑寨多尔

济即遣琳丕勒多尔济，速往恰克图验看，并晓示彼处头目云，尔等念两国和好，将逆贼之尸送来，以彰信义，大皇帝深为嘉悦，已命理藩院行文尔萨纳特衙门，一面命我取逆贼身尸，解送京师等语。如逆尸已到恰克图，琳丕勒多尔济即取以来，倘伊等谓逆尸在塞楞格城，亦即前往验看，勿因恰克图是交界，在彼住候，或伊等只令验看，不肯发遣，务宜严行晓示，仍先期作速奏闻。

（卷 555 页 14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乙巳（十八日 1758 2 25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兆惠等奏称，鄂实等领兵追剿逃往玛纳斯河源之扎哈沁哈勒拜等，官兵奋勇杀贼一百四十余人，获马驼军器甚多，厄鲁特侍卫达尔汉等九人阵亡，侍卫老格等二十六人得伤等语。此次官兵剿贼，甚属奋勉，厄鲁特侍卫达尔汉，乃达什达瓦属人，从前因进剿纳木奇、库图齐讷尔鄂拓克，较众尤为出力，是以授为二等侍卫，赏给巴图鲁名号，今奋勇捐躯，深为悯恻，著加恩赏给云骑尉，令伊子承袭，仍将伊户口移于察哈尔，照例安插，并将此旨传示达什达瓦属人及军前厄鲁特等侍卫官员。其余阵亡得伤官兵，俱交部照例议恤议叙。至此次进剿，正值隆冬大雪之时，马力自当疲乏，尚能剿贼奏功，使去年进兵若此，何患无成，彼时鄂实系参赞大臣，有事但诿之将军，不加策励，今自知负罪，不敢如去年之互相推诿，是以直前剿贼，朕深悉其隐，著传谕兆惠等，进兵之时，当似此各知奋勉，不可稍存意见，并将鄂实畏罪图功之处，晓示众人，鄂实著加恩授为三等侍卫，瑚尔起、端济布与效力官兵，亦著交部议叙，以示鼓励。

（卷 555 页 14 ~ 15）

又谕曰，兆惠等奏，招降噶勒藏多尔济之哈尔察海等七十余口，拣选七人，作为向导，余交巴图鲁侍卫齐努浑，解送巴

里坤候旨等语。哈尔察海等，见我九人前往招降，即率二十余户归顺，非兵威迫胁可比，从前因厄鲁特等反覆无常，故送往肃州正法。今助恶逆党俱多歼灭，此辈原无关紧要，当酌量安插，稍给产业，同绿旗兵支领钱粮，以供调遣，使众厄鲁特闻知，猜惧之心稍释，其藏匿余贼自必来投，庶疆圉可以永靖。著传谕巴里坤大臣等，现在哈尔察海等，即遵照酌量安插，嗣后有似此者，一体具奏，俟事竣之后，量其情节，分别办理，并传谕兆惠知之。

(卷 555 页 15)

又谕，昨俄罗斯报称，逆贼阿睦尔撒纳入伊边境，出痘身死，将尸送验等语。看其情节尚非虚假，盖前次逆贼尚存，俄罗斯未必不思留用，是以迟久未见擒送，今伊已死，留尸无益，又恐反伤和好，因报明送验，此亦情理之可信者，已遣琳丕勒多尔济往取逆贼之尸。著传谕兆惠，于进兵之便，再留心访察，使所得信息，与俄罗斯告语相符，则尤确实足信矣。然逆贼阿睦尔撒纳虽死，而哈萨克锡喇、舍楞等尚未就擒。兆惠等，勿因此稍存懈怠，务宜加意奋往，速奏肤功，并传谕雅尔哈善等知之。

(卷 555 页 15~16)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午（十九日 1758 2 26）

又谕，准噶尔一事，自用兵以来，伊犁既已荡定，而哈萨克汗阿布赉等，亦输诚内向，实皆仰荷上苍之默佑，列祖之鸿庥。独因叛贼阿睦尔撒纳遁逃未获，以致劳我师旅，于今三年，盖此贼一日未能成擒，则西事一日不能就绪，不得不极力追捕，以为边圉久远之计，非朕之好为穷兵黩武。从前所降谕旨甚明，去岁闻阿睦尔撒纳窜入俄罗斯境内，俄罗斯向为和好之部，定义彼此不许容留逃人，况阿睦尔撒纳罪大恶极，尤非他逃人可比，当令

理藩院行文俄罗斯萨纳特衙门问索。今据办理俄罗斯边界事务喀尔喀亲王桑寨多尔济等奏称，俄罗斯毕尔噶底尔，差图勒玛齐、毕什拉等前来，并移文内称，阿睦尔撒纳逃至伊境，渡河被溺，随经救出拘禁，旋因患痘身死，今将尸献出等语。若惟恐不能取信于天朝，而亟亟以献尸为确据者，夫以睦尔撒纳之贪残狡诈，贻害生灵，负恩悖叛，天良灭绝，即暂逃于显戮，必难追于冥诛，断无久延视息之理。其身死谅无可疑，至俄罗斯之收留叛贼，始未尝不欲抚而用之，及其已死，无可希冀，然后献出，亦系其实在情节，且彼既以谨守旧约，克全信义为词，自不当逆料其诈，拒而不受，更行深责也。况国家之所期必获者，不过一阿睦尔撒纳耳，今其人已死，其尸已得，准噶尔全局，自可以告厥成功。朕惟以大公之心，为顺应之举，断不肯恃我国威，诛求过当，万一所献不实，意图欺罔，则其曲自在俄罗斯，彼若妄生事端，则朕可以上告天地，而下对臣民，再兴师问罪，亦未为迟，即无知苟安之徒，亦无从议朕为好武矣。始议向俄罗斯索取阿睦尔撒纳时，众人之意，未必不窃议又生边衅，是总不知驾驭外藩之道，示之以谦则愈骄，怵之以威则自畏，此二言，若子孙世世能守，实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床也。即如汉唐宋明，和亲称侄，岁币屡增，是亦逊让之极矣，而于边患宁稍救耶。即如俄罗斯，既已收留叛贼，若不严行索取，彼必不将尸献出，设从史贻直、陈世倌所议，且将迁就隐忍，竟若叛贼一入俄罗斯，遂无可如何者，所谓唾面自乾之为，朕甚耻之。朕于军国重务，惟有乘机度势，因物顺理，不但初无搆衅于俄罗斯之心，即此用兵三年，虽未如康熙、雍正年间之久，而朕已虑众人之劳，时切于怀，特因叛贼未获，万难中止，初非朕之本意也。向使前后在事诸臣，果能迅合机宜，则叛贼自不至逃窜，亦当早为弋获，何至辗转愆期，此用人不当，实朕之愧。然统计连年军兴征调，皆出自公帑，不但未加赋闾阎，而赈恤有加于往岁，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

者，今逆尸已获，伊犁全部悉入版图，徐谋耕牧，纘承皇祖皇考未竟之绪，而自古未通中国之哈萨克，亦皆称臣纳贡，其于我皇清疆宇式廓，万年久安之道，为有益，为无益，朕亦不更置论。至叶尔羌、喀什噶尔等回部，原可计日平定，不必更烦动众。所有阿睦尔撒纳身尸俟解到之日，验明戮示，以彰国宪。先将此通行晓谕知之。

（卷 555 页 16 ~ 17）

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戊申（二十一日 1758 2 28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阿桂等奏称，和硕齐、唐喀禄遵旨将哈萨克使臣送至边界，即前往额尔齐斯之和尼迈拉呼、布崆郭勒地方，堵截逋逃贼众等语。著传谕和硕齐、唐喀禄，伊等口粮充足，前至驻扎地方，不可徒为坐守，须向各处巡查，如有隐匿逃窜之贼，即奋勉擒剿，勿致免脱。

（卷 555 页 18）

又谕曰，阿桂等奏，据车木楚克扎布报称，莫尼扎布等，追剿乌梁海鄂木布属人一百余户，惟五户逃入俄罗斯边界，其余俱行擒剿，将妇女分赏乌梁海兵丁等语。莫尼扎布招服乌梁海，颇知奋勉，今追剿鄂木布属人，又能迅速奏功，深属可嘉，著赏给副都统俸，以示奖励。

（卷 555 页 18）

又谕曰，吴达善等奏称，哈密贝子玉素布呈请带领回兵一百名，随营效力等语。玉素布系回部望族，今闻办理叶尔羌、喀什噶尔等回部，情愿带兵效力，深可嘉奖。著照所请，同雅尔哈善、额敏和卓前往，所有应得分例，照蒙古贝子赏给，回兵照绿旗兵丁例赏给，果能奋勉，朕将格外施恩，著吴达善遵照传谕